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小巷繁花

□李晓

万州，是一座绵延1800多年文脉的城市。而今的万州，新城拔节生长，老城浸透包浆。在老城，那些苔藓漫漫的老巷子，是这座城隆起的皱纹，也是这座城衣衫上打下的旧补丁。

这些缝缝补补的补丁，与那些站立、攀爬、盘卧的老树一样，交织出万州这座城市的年轮。这座城市的年纪有多大，它蔓延在地下的根须有多长，我心中是有数的。我不慌张。

在一座城，我喜欢去老巷子里转悠，它的市井人声、它的流光溢彩、它的贩夫走卒、它的引车卖浆、它的烟火人家、它的地气袅袅，让一座城灯火可亲，让一座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柔软地覆盖在我心田中央。

万州老城，一条叫偏石板的老巷子里，有一棵把裸露根须扎紧在巷子老墙上的黄葛树，远远望去如树的浮雕。那年夏天的早晨，我乘一艘江船去南京一家杂志社出席笔会，凌晨四点，城市还是睡意正浓时分，我去向黄葛树边小屋里的宋哥道别，我没敲开宋哥家的门，只想听听他的呼噜声就够了。奇怪，屋子里没鼾声，从窗户还透出昏黄的光。我忍不住轻声哼唱起了南斯拉夫歌曲：“啊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！一天早晨，从梦中醒来……”我正要转身离开，屋子里传出吉他伴唱声：“啊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！”那些年，宋哥弹得一手好吉他，在一群文青聚会上，宋哥背着一把吉他，他修长十指如葱，一曲曲弹奏下来，我们都沉浸在音乐当中去了。那天早晨离开宋哥家的房子，我沿着巷子里草色青青的石阶，我去码头乘船离开，悠长汽笛声拖着尾音响起在大江晨曦里，我朝宋哥家巷子的方向望去，浮想起宋哥也趴在窗口，望着这条大江的方向，目送着我乘船离开这城。我从南京回来，把两只袋装盐水鸭送到宋哥家，宋哥扑上来抱住我说，哎呀，感觉分开了好久啊。

宋哥的母亲早年在城市近郊一个村子，她做得一手好凉面，当地人称为“张凉面”，是按照宋哥母亲的姓氏称呼的。当年，母亲担着凉面来城里沿街叫卖，我第一次吃“张凉面”，凉面里那股芥末味呛得我涕泪横流，但那好味道又刺激得我欲罢不能。后来，宋哥的母亲随在城里一家企业工作的母亲进城，住在那条老巷子里，老巷子里有一家农贸市场，鸡鸭欢叫，市声鼎沸。

宋哥在城里读完了高中，爱好音乐的他去报考音乐学院却名落孙山，于是跟随从厂里提前退休的父亲在巷子里开起了一家面馆。宋哥的父亲宋大叔，不爱与人亲近，遇到艰难困苦如牛一样独自吞咽。面对整日练着嗓子、弹吉他的儿子，寡言的父亲有天跟他谈心了，父亲几句话就打通了宋哥的心结，父亲说：“儿啊，爸不干涉你的爱好，但唱歌喂不饱肚子，养不活一个家，我们家手艺，爸爸教你学会，一辈子衣食不愁！”

宋哥的家，就靠这一个面馆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。宋哥的父亲平时不爱说话，常叮嘱儿子的一句话就是，吃饱点，穿多点，走路慢点，不要跑。开面馆后，父亲往往是凌晨4点多就起床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宋哥的父亲性子平和，不急不躁，我那时叫他“宋大叔”，我叫他时，他头微微一抬，喉咙里咕嚕出一个“嗯”，算是应答。馆子里当臊子的炸酱，大多时候，宋大叔不在绞肉机里搅成肉末，他要用

手工在菜板上刀一刀刀剁细。宋大叔家那块结实厚沉的菜板，是他用老家的柏树木材做成，可以嗅到一股古柏的沉香。宋大叔说，这样剁出来的肉末，原始的肉味儿才不会跑掉，不带机器里的“铁味儿”，那样用各类佐料翻炒出来的炸酱，浓香扑鼻。宋哥家面馆里辣椒的制作，首选的是那种长一两寸、气味微呛、香而微辣、色泽鲜红的干辣椒。宋大叔在铁锅里翻炒烘干，冷却后放入臼，再用木槌捣制，用油熬炼，辣椒的魂魄，在一碗面里得到了最畅快淋漓的释放。

宋哥结婚后，从老巷子搬了出来，新婚时住进了刷了白得晃眼的石灰浆墙壁的青砖小楼，后来搬了3次家，而今住在市郊500多个平方米的独栋别墅小院。但宋哥的父母一直住在老巷子里。宋哥30岁以后也没跟父亲经营面馆了，宋哥跟沉默的父亲，心里始终隔着一堵墙，宋哥先后从事过建材、开矿、建筑生意，他完成了财富积累。为了表达孝心，宋哥给父母在城里买了一套宽敞的房子，宋哥苦苦相劝父母搬进新房住了不到半年，两位老人又嚷嚷着回到巷子里的老房子居住了。那天，我陪宋哥送他父母回到老房子，宋大叔打开雕花木门，刚进屋，如春燕万里归来，我见他张开双臂，扑上去拥抱屋子里的墙壁，墙壁似有感应，有粉尘簌簌而落。回到老房子里的老两口，接通了老巷子里蒸腾的地气，如枯萎植物遇到雨水，又显出勃勃生机来。

前年夏日的一天，宋哥的老父亲唤回宋哥，老人说：“儿啊，爸跟你商量一件事？”宋哥问：“啥事？”老人平静地说：“后事。”宋哥才知道，胸疼咳嗽的父亲去做了一次体检，结果是晚期肺癌。老人有条不紊地交代着后事，最后嘱咐：“可别告诉你妈妈啊。”宋哥的母亲81岁那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如鱼的记忆只有3秒转瞬即逝，有时叫宋哥的父亲为表哥，有时叫“王经理”，有时又突然认出自己来。两个月后，宋哥陪伴父亲在医院“咯噔”一声咽下了在尘世的最后一口气。打开父亲的遗物，有一封书信，那里面是对儿孙后辈的遗言嘱托，也安排了妻子的生活护理，老父亲在心里放心不下：“儿啊，你不要把妈妈搬到新房子里，你就回来陪她住在老房子。”宋哥照办，一个人回到老房子里料理陪伴着老母亲的生活。去年夏天，宋哥的母亲尾随父亲的脚步而去。老巷子里，从此又永远走失了一个门前枯坐嘴里嘟囔不停的老太太。老巷子的风吹来吹去，像是在来来回回寻找那些在巷子里走失的人。

老巷子里，还有那些修伞配锁、炒米花糖、弹棉花、磨刀匠、补锅补鞋匠、绣花匠的传统手艺人，他们凭着扎实的手艺在一条陋巷里默默度过了没有修饰的一生，在一地繁花落尽的生活里，而今好多手艺也濒临消失了，但一座城不会忘记他们，是他们的工艺摇曳着古老的文火，让这个工业化的时代，依然有手工的温暖，有民间的地气缭绕，有一颗匠心的搏动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）

住院的日子

□赵瑜

有句老话：“没什么别没钱，有什么别有病”，人生在世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生病住院了。

前不久，我就这么烦心了一回。这是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医院，外墙枝蔓缠绕看上去很有古韵，可是内环境就让人有点闹心：我住的是六人间，由于是医院的老院区，没有卫生间不说，夜晚那此起彼伏的打呼声简直让人抓狂——不过，病友们都很乐观，互相鼓励要克服环境带来的不便，因为“这里的医生好，病房抢手很正常”。若有埋怨者说出了声，就有人回怼：有钱去其他私人医院嘛，和我们凑啥子热闹？

我是因胆囊长了个结石，被医生建议来动手术切除胆囊的。我住进来时思想负担重，一度打了退堂鼓，我觉得并没有急性症状，会不会被过度医疗。但教授一句话就劝住了我：“从长远看，切除了比不切好，万一一结石堵住胆管口，会非常痛，到时候想来切除都得等消炎了再来。”于是我只好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去了这个病根。

教授的医术无疑是很精湛的，术中一切顺利，返回病房。住院的日子由查房、输液、体征检查和一日三餐严格组成。查房是最重要的，主任医生的每句判断和忠告一定要洗耳恭听，过后再找就不容易了，他太忙了，都在手术室或门诊。查房是在早晨，所以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，肯定不能睡懒觉。然后就是输液，眼力不准的实习生护士很有可能找不到你纤细的血管，所以要作好思想准备，忍字当头，就算手背被针穿成个大馒头，也要无畏无惧。

液输完了，一天也就快过完了。病房里迎来一天中最轻松也最热闹的时光。病友们开始天南地北地乱聊，

小到婆媳关系、娃儿尿布，大到中国美国、太空宇宙，总能在迅速的转换中找到共同话题。

我这才知道病友们的情况。有生病几年的，有住院好几个月的，久病成医，一些生僻的医学名词熟练地从他们嘴里流出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至少是个副主任医师。听说我的病情，都不屑：你这个点小小的手术，但还是要受几天苦。术后这几天来，我被疼痛的伤口折磨着，但听听他们的病情和求医经历，忽然觉得轻松许多，也觉得自已整日唉声叹气真有点小题大做。隔壁床位有个男病人，脸色气色都不错，儿子还在上清华大学，他说起自己的病也很轻松，还笑嘻嘻的，说不急，医生说看不清楚，慢慢检查再说。结果其他病人悄悄告诉我，他得的是那个……真的令我叹息，又佩服他的乐观。

几天后出院，医院门口花圃的嫩绿色、阳光灿烂的金色耀花了我的眼睛。从心情乱糟糟的病房出来，只觉得舒心极了。那一刻，医药费、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、因病落下的公务都通通抛于脑后，我只想说一句：健康真好！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文联）

楠竹笋子炒肉丝

□刘德

老家有句方言叫“楠竹笋子炒肉丝”，隐喻的是用楠竹做的篾片打屁股。我就因为顽皮把母亲惹毛了，被楠竹篾片教训了一顿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挨打，刻骨铭心！

当时有一种游戏叫爬树比赛：选两棵直径小，可以用双手抱住的树。听到比赛号令之后，两名小伙伴猫着身子，纵身一跃，先用双手抱住树干，双脚呈“X”形缠住树身，用类似于引体向上的动作，收腹挺胸往上爬，周而复始爬上指定高度，然后迅速往下撤退。下撤既要速度快，又不能让小腿受伤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一个事儿，因此必须小心，也非常费时。每一组比赛的获胜者又会进入下一轮比赛，直到决出最后的胜利者为止。

有一次，我参加了八位小伙伴组成的一个比赛团队。因为我人小又灵活，几轮比赛下来，我进入了决赛。

决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，我和那个小伙伴都比较紧张，但同时也兴奋。因为比赛的奖品是两颗上海生产的大白兔奶糖，能同时拥有两颗大白兔奶糖，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奢侈了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我们俩都铆足了劲儿往上爬。因为都是高手，上爬时拉开的距离非常微小，下撤成了比赛的关键。

开始下撤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按规定动作套路，小心地慢慢下来。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那位小伙伴就不讲武德了，抱着树身就直接往下滑，我们之间距离也拉开了。但是这种动作付出代价非常大，第一是衣服已经被划破，第二是腿上的裤子明显被撕破，有擦伤痕迹。眼看着他就要下滑到地面，我急了，一咬牙一闭眼，直接从树上跳到了地下。当时脚就被崴了，疼得我龇牙咧嘴，但是比赛的结果是我赢了，拿着那两颗奶糖时，我笑得比哪个小伙伴都灿烂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看着我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就问我是怎么回事儿，我知道这事儿人多嘴杂，于是就大方地承认了我的腿伤是因为爬树比赛这个事儿造成的。当母亲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一瞬间，脸被吓得惨白。不知从什么地方拿了一块用楠竹削成的长篾竹块出来，一边数落我，一边用楠竹篾片在用来吃饭的桌子上敲得山响，以此来震慑我。那个时候，我也有一些叛逆。知道反正横竖都是挨打，所以就一直硬着头皮和妈妈顶嘴，一点都没有承认错误的意思。

母亲见我这种态度，真的有点急了，于是就用楠竹篾片打了几下我的屁股，我忍住眼泪没让自己哭出声，反而是母亲扔下篾片，转过头去低声抽泣起来。我忍不住用手去拉母亲的衣袖，母亲转过身来紧紧抱住我，那一刻，我们娘俩一块放声痛哭了起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基本上没有让母亲再这么生气过了。

多年以后，每当我与年事已高的母亲谈起这件事儿的时候，母亲只是象征性地朝我挥挥手，笑着对我说“我都已经打不动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